

西南的琐事尘语

焦虑,幽默感,阿婆,梅,还有我自己以及夏天

成都夏天雨后的清晨,有一种微妙的凉爽,似乎有风,不知来自哪里,无法判断也难以捕捉,那种感觉仿佛是毫毛尖和汗毛尖的擦肩而过,带起了一股极细微的气流。

我曾经写过好几篇文章,赞美这样的夏天,说仿佛沉入了水底,是一年中最为笃定的时候。是的,多年来,夏天是我写作的最佳季节,注意力很容易集中,写作所需要的那种沉入水底的过程相当顺利。但这个夏天,2016年的夏天,因为各种事务,且都是相当重要的事务,我的精力和注意力被牵扯过去,反过来在写作这件事上引发了相当严重的焦虑症和拖延症,且很难有缓解的方式。以前最管用的方式是阅读。一般来说,无论任何状态,我只要拿起书,读上十分钟后就可以平静下来,然后再静上那么一会儿,就可以开始写作了。现在这个方法也不那

么有效了,因为进入阅读状态的那个过程就比以前缓慢而艰难。

我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控制且缓解焦虑的方法就是有序且量化的日程安排,其中读书是每天非常重要的一个固定心境的方式。所以,读书本身的难以进入,这让我有点恐慌。多年来我深知,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替代读书,社交、聚会、交谈、旅行、微信、电影、美食……过了某个量,我都会筋疲力尽,都会急于离开,回到独处的状态,拿起书,然后,元气才会一点点重新回到体内。

好在我还是信任读书这个方式,其他方式对我更不起作用。

这个时候,两个我喜爱多年也阅读多年的女人的书摆在我的书桌上。一是阿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说吧,叙利亚》,还有就是最新再版的梅·萨藤独居日记《过去的痛》。

当披拂纷乱之时,不读陌生的作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面对一个陌生人时,哪怕他(她)再亲切可喜,不都得努力调动起自己与之做能量交换吗?阅读熟悉且喜爱的作家,跟老朋友见面一样,真的是相当放松的。这是我喜欢重读的一个重要原因。

阿婆的这本《说吧,叙利亚》是我第一次读,但阿婆是我熟悉的那个人,她的英式幽默和举重若轻在这本书里一如既往。而我这次重读萨藤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可以说,她和我同质,强迫症,喜欢独处,容易焦虑,乐于分享和交流,又常常在分享和交流之后因某种被耗空的感觉而郁郁寡欢。萨藤的书让人觉得亲切在于,她跟我们大家一样,每天鸡零狗碎忙碌不堪。而她的书让人觉得感动在于,她勇敢,坚强,一天又一天,深知自己的局限和弱点但同时奋力扑腾。阿婆的境界的确是太高了。她是一个安驻当下的人……

钢笔画世界

爱沙尼亚塔林老城

杨秉辉 画\文

塔林为爱沙尼亚首都,位于北部沿海,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隔海相望。塔林老城为北欧地区保存完好之中世纪古城。城门之右侧即是一座表面已经斑驳的圆形古堡,城门上方有着条顿骑士团的徽记。其城初为丹麦人建于1154年,城内路面多为大鹅卵石铺成,房舍多为三、四层,以山墙一侧面街,形状、色彩各异。街道清洁、整齐,车辆极少、行人不多,古意盎然。1997年塔林老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

让思想拐个弯

新代沟 ◆ 顾 土

当代沟这个词刚刚传入时,大家动不动就喜欢说代沟,以示自己与年长或年轻一代的差距。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时的年轻一代也成了老一代,他们与下一代之间的代沟又体现在哪里呢?每日行进在街头巷尾,对此,我的切身感触比较深。

打赤膊,也就是光着上半身,似乎都是一把年纪的人,我很少看到年轻人裸着上身。小鲜肉好像很吝惜自己的身材,不大乐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练出一身肌肉的青年,原本最应该显示在外,供大家欣赏,可他们更是掩蔽起来,不肯轻易示人。而身材、赘肉、肚臍,已经不具任何吸引力的一代人,却反倒毫不吝啬,一概任人观看,当然,回头率基本为无。人家躲还来不及呢!

自行车上挂个话匣子、手里攥着个收音机,尽量放大音量,听戏、听曲,好像都是有年纪的人,唯恐路人不予分享;而年轻一代,两耳无不紧紧塞着耳机,个个在那里独自享用,就恐怕被旁人听了去。音量大小和隐私是否公开,大概也是一种代沟。不过,关起门来,在迪厅里摇头晃脑,声音震耳欲聋,似乎又是年轻一代的专利;而老一代人,基本都是在马路边、公园里,蹦蹦跳跳,一个音响好像怎么放大,也达不到既定的目标。

前几天在地铁车厢里,听见孙子说爷爷:你别老加塞,招人骂! 30多年前,这可是大人对孩子说的

话,看来,那时的孩子已经变成祖辈了。其实,这种景象我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目睹耳闻,过马路走斑马线,是晚辈对长辈的劝诫;等候过街红绿灯,也是子女对父母的提醒;公共场合别挡道,没有一次不出自稚嫩的嘴里。当然,在公共场合争抢座位、对打、对骂,已经不存在什么代沟了,常常发现,老中青咸宜。

职业也有代沟。在房屋中介这个行当,我基本没见过35岁以上的男女,天天打电话问你要不要银行贷款的,声音好像也缺少沧桑感,美发店、饭馆、剧院的服务业,更是年轻人的天下。但这些行业,对人生未来有多大帮助和历练,我不清楚,只知道,中介能练出嘴皮子,贷款担保可以培训按电话键的功能,怀里揣着一堆客户信息,游走在各个行当,骚扰、打搅、设套,成了职业特色。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房屋中介所里难得见到年轻人,大概客户觉得这种行当最需要稳重、踏实;在饭馆里,一大把年纪的人当服务员,我也见过不少,可能人家认为,服务水平不取决于年龄;在台湾的理发店里,大婶大嫂为你服务,比较盛行;而在美国的剧院里,我看见引座员已经头发花白,原来,他们是志愿者,既可以免费看戏,又不妨打发时光、服务社会。

看来,时代、环境不同,代沟也迥然相异。

最近网上有篇关于蚊香的短文,说蚊香其实不用掰,一盘烧完会自动熄灭,许多人惊呼多年来掰蚊香的技术白练了。很久不点蚊香了,然而从前我也掰得十分熟练,几乎没有失手掰断过。一盒蚊香只附带一枚撑架,于是我从小就会把厚纸片折成波浪形来当盛器。那枚单薄的金属架子,在我看来就像一只细脚伶仃的鹤,在清晨散落了一圈余烬的白色搪瓷盘里,有种说不出的冷清。

大学宿舍里用蚊帐,蚊香并无用武之地。某夜去大排档吃烧烤,细心的老板娘把一小截蚊香点着了,斜斜插在可乐瓶里放在我们脚下。即便混合在炭火气和烤肉的焦香里,逐渐弥散开来的除虫菊气味,还是让我生出了回家的错觉。

在日本时也点蚊香。蚊香、风铃、纸扇、绣球花和烟花,都是典型的夏日风物。常见的蚊香容器是形态稚拙的空心陶土猪,腹内有小钩子挂住蚊香,或者就是一个宽而扁的陶罐,平时可以用来插花,架上一根穿蚊香的棒子就成了蚊香器。

这几年的夏天,挂在卧室里代

诗歌口香糖

无 题(437) ◆ 严 力

➔ 不少退休者还是不能一觉睡到自然醒他们要给不断来访的疾病开门

➔ 唯有眼神是人类至今为止能看到的神

➔ 和平的意义在于你的笑容能在对方的脸上筑巢

➔ 都以为声音才会传播其实行为的传播更广

➔ 酒不会成为自己的瓶塞

本埠生活录

伏日读红 ◆ 石 磊

伏日酷暑,用 John Updike 的笔法来写,我们已经在盛夏的肺腑了。灵巧而又稳惬的一笔,54 年之前,伟人亦清寂亦熨贴地,一锤定音早已写妥了。

坚挺的眼睁睁的热,长驱直入,永不凋零,如一种不卑不亢的实话实说,思虑简白,举止清明,深得朗朗乾坤的正确滋味。热得如此拙而且烈,真真神完气足,睥睨天地,胜却春的欲说还休,赛过秋的幽咽迷离,亦远胜冬的辗转反侧。于日常里,领略过太多轻而易举即被收买的灵魂,对这种坚定不移绝不憔悴的大火大热,自然便有了无限敬畏。

之一,伏日读画,远赴松江程十髮艺术馆,瞻仰程门诸子,为纪念恩师 95 岁诞辰举办的画展。清早到馆,一堂清幽,水磨青砖地,悬起气象万千的泼墨,为纪念恩师,程门诸子,人人拈出得意画作。大文姐姐的《临风闻曲》,去年画的大尺幅墨荷,盛夏读来,真真淋漓尽致不已。大文姐姐七旬老人家,容颜娇柔骨骼玲珑,笔下却得如此廊阔气象,中国女子,委实不可思议。程多多的荷塘野趣与菊黄蟹肥,又是另番风致,究竟是程家幼子,笔下不知不觉,总带一笔娇憨,程门其他学子,恭敬的居多,憨甜的不敢。这种始料不及的天真爱娇,骨血里带来,亦是千金万金难得。缓缓转到晓明的作品跟前,画堂凜凜一亮,一幅《屋里厢》,像一腔如泣如诉的吴侬软语,扑面暖红纷拥

而至,立在水磨青砖地上的观者如我,十分完美地,被一枪击中。这要多么幸福美满的女子,才能画出如此的屋里厢来呢?背后一幅《父亲的书桌》一幅《母亲的梳妆台》,亦是纷纷的好,晓明讲,现在能让伊感兴趣的,惟有 90 岁以上与 3 岁以下的众生了。确实,幸福不是一切,通透才是。

之二,恩哥真真周全,匆匆到埠不过一个礼拜,拨冗安排时间,请去观看伊与妹妹蒋琼耳并肩打造的上下。那是淮海中路의 珠玉之地,从前的东风中学,边上一局消防局,幼年屡屡门前走过,那一框消防红,恐怕是广大卢湾孩童难以忘却的集体记忆。如今,此地是爱马仕旗下的上下。

隈研吾设计的小楼,静谧深沉,奇异地空旷,层层叠叠转上去,日式轻若浮尘的窗框里,一帧淮海中路的老梧桐,令人思虑悠扬灵魂飘举。恩哥仔细,一字一句,告诉一柄扶手,一枚茶砖,一围屏风,以及一棹一叩的楚楚来历。我对一种东阳木枝生了兴致,恩哥静静微笑,依慢慢看,好白相的,多着呢。随便抖开一幅细软披肩,看完会心一笑,金山农民画呀,得一个巧与拙的惊喜。转身,一枚竹丝扣瓷花瓶,景德镇的白瓷,四川的细竹编,都还罢了,是竹丝扣的那种绯红,迷住了我。恩哥说,还真是让你看见了,那个红,找了多少地方,是拿到宁波才染成的。辽阔淡静的屋子里,一枚如此的绯红,通体清凉,不足与君说。

蚊 香 ◆ 戴 蓉

替蚊香的是驱蚊药包,内填艾叶、紫苏、丁香、白芷、藿香、薄荷、石菖蒲和金银花。出于好奇查找原始蚊香的制法,找到的是《格物粗谈》和《谭子雕虫》里的记载。“端午时,收贮浮萍,阴干,加雄黄,作纸缠香,烧之,能祛蚊虫。”“蚊性恶烟,旧云,以艾之则溃。然艾不易得,俗乃以鳊鳝鳖等骨为药,纸裹长三四尺,竟夕熏之。”

电影《一代宗师》的片头,叶问

的妻子俯下身子点蚊香,擦亮的洋火果然像《倾城之恋》里描绘的那样,“火红的小小三角旗,在它自己的风中摇摆着”,脚下的蚊香和紫红的绣花拖鞋,有着宁静的闺阁气。《倾城之恋》的结尾,白流苏在灯影里点蚊香,她笑吟吟地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了。袅袅青烟里,白昼的奋勇渐渐起了退意,再粗心的人仿佛也有点幽微心事可想。夏夜自有其迷人处。

繁华与寂寞

再回成都 ◆ 赵 波

小睡一觉,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再来写这篇文章,回忆一下我和成都的缘分。回忆也是一件烧脑的事。

第一次去是 1999 年,那时我还在上海,北京的温普林在成都包几个大旅游车把几百个文艺青年开到阿须草原去。有唱歌的,画画的,写书的,拍电影的,还有做生意经商的。我们从不同的城市汇集到了成都。住了几天,一起上车经过雨城雅安,海拔五千多的折多山,开往阿须草原,在草原上住了几天,白天参观格萨尔王的寺庙,晚上大家住帐篷,弹琴唱歌,放风筝。像候鸟一样,飞书里有一篇草原之夜,就是写当时的情景,我们白天在河边洗随车带过去的白菜土豆海带,辛苦做成了汤舍不得吃完准备留第二天当早饭的,可是晚上却被黑牦牛顶翻在地,欲哭无泪。

那次的成都之行使我告别了上海的家庭生活。在 2001 年从上海去了北京。流浪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1999 年旅行结束之后我写了一组关于成都,玉林西路上的白夜酒吧,老妈蹄花汤,小酒馆,画家朋友和黑方,秋天的成都露天的竹椅茶座,女诗人翟永明,朋友的画室里一条不停淌口水的狗。太多的

往事现在想起来就像一场电影,镜头雾蒙蒙的。

今年 7 月 6 号,17 年过去我和南京另外六个学佛的姑娘组成朝圣七仙女小分队坐火车到成都,七月中当我从果洛寺院回到红尘滚滚的成都,我将用半个月的时间重温一下当年的生活,见见当年的朋友们,我在玉林西路泡过现在已经成为宽窄巷子里的白夜酒吧做我的像候鸟一样飞成都分享活动,还邀请了北京的电影人刚刚完成大话西游三的冯小刚,艺术策划谢蓉和精灵一般的服装设计师张书林汇聚成都,和当地众多的艺术家作家朋友石光华、洁尘、何小竹、阿潘、教授易丹、艺术家张峻、廖海瑛、作家文康、诗人小安、狼格、媒体人郭晓、三皮等等一起来完成候鸟和梦的飞翔之旅。

当年的成都现在想来像一个梦,阿须草原上拍照最活跃的音乐人梁和平现在在北京的医院据说因开车摔落山坡已半身瘫痪,温普林则躲进了北京郊外的大山里,闲云野鹤般养着几条藏獒,朋友们四散,但愿这次在成都我们可以聚集一些共度一点生命里的时光。

那些好时光属于青春,阳光……但是不管怎样,还是要欢乐啊。